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憨意誠

經義考卷二百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三十九

張氏(銓)春秋補傳

廿二卷

存

陸元輔曰公字見平沁水人萬歷甲辰進士巡按遼

東死於難謚忠烈

李之遴曰張忠烈公方任江西廵按時先忠毅公應昇爲南康司李在官著春秋補傳先公爲之校正及按遼東及於難幸書猶存

錢氏時俊春秋胡傳翼

三十卷

存

羅喻義曰常熟錢君用章氏輯春秋胡傳翼成不

佞讀而歎曰嗟乎經學之不明未有甚於春秋者也他經以經爲經而春秋以傳爲經他經之傳傳經爲傳而春秋則人自爲傳自漢洎元未有底也明興乃始布侯於文定海內靡然從之無敢操戈者於左氏則核者誣之於二氏則誣者核之此則胡之失也仲尼之所削者不可見矣其所筆者具在據事直書內不敢易史書外不敢革赴告而一字褒貶口銜天憲亦可以令吳楚之僭王者乎此又胡之失也元年之

元也鼎銘先之矣五等諸侯之稱公也儀禮先之矣由此推之凡所謂一字一句傳義比例者非棄灰之刑則畫蛇之足也此又胡之失也昔之春秋以三傳爲經今之春秋以胡氏一家言爲經雖然胡氏之書大義備焉况功令在是童而習之用以鄒衆說斷國論不猶賢於說鈴書肆乎哉用章之爲是編也豈惟胡氏功臣抑亦導明經者之先路也近世趙恒先生著錄疑以纊塞耳三年而發之聾矣余少不自量欲

網羅百家推明孔氏筆削之旨末三載而以懶廢今余得深湛如用章豈遂遜古人哉姑書之以志余愧而已

陸元輔曰仍峰錢氏常熟人萬歷甲辰進士授工部主事歷郎中終湖廣按察副使

賀氏仲軾春秋歸義

三十二卷總序雜說一卷

存

春秋便考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文武之法也修其法以明文武之道以其朝聘會盟崩薨卒葬侵伐取滅弒殺奔逃者以綱紀天下之君公卿大夫士以治天下之君臣父子君臣父子之道得而人心斯正人心正而天子始尊天子尊而君公卿大夫士乃各得其所然後斯民

始可得而理也故曰春秋聖人之所以治亂世也以心法爲刑書也不然亂臣賊子豈刀鋸可以懾服詞令可以告戒乃經成而知懼者何耶吾以此知春秋之聖功神化不専在片言隻字之末故曰一字之褒榮於華衮一字之貶辱於斧鉞一字之義未明而執之太嚴求之太深遂使義例曲生遷就牽合引證辨難聖經爲之猥碎則直以斷爛朝報棄之無惑也故經之敝也是創例說經者之罪也及其例之不可槩

施則又爲正例變例之說曰正例非聖人不能修變例非聖人不能裁極而至於正變之所不能通則又曰美惡不嫌同詞以聖人經世之深心必欲引繩於諸家之例觧使例而可以盡春秋也例至今在也倣例擬經人人可爲春秋矣夫史臣之法莫嚴於董狐南史氏其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何嘗有一字減於春秋曾不能懼二賊臣於靦面春秋所以書趙盾崔杼弑其君者亦何嘗有一字加於二史顧以隅

世之追書乃能令二賊臣骨寒於既朽耶蓋聖人所以正人心以正萬世者不在修詞之末亦明矣吾故云春秋原無例而後人專以例論春秋失春秋之旨也故春秋有裁斷而無比附有是非而無命討有功罪而無賞罰有時書爵書字而不必皆無罪有時書名書人而不必皆有罪臨之以天子之尊質之以文武之法事如其事而止人如其人而止事如其事人如其人而義行於其間矣義顯而功罪分功罪分而

是非定辭達而已何者是例何者是書法凡言例言書法於是乎有進退諸侯大夫之説於是乎有竊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説於是乎有素王素臣之説於是乎有以天自處之説置聖人於壞法亂紀而莫敢矯其非嗟乎天子之刑賞可要強侯之生殺可擅權臣之威命可移士庶之耳目可欺惟聖人之是非不可假故亂臣賊子所不屑得之於天子與夫君卿大夫士庶者而獨不能乞之於泗水匹夫之筆此

春秋之所以重也每伏而讀之疑夫傳之所說不類經意而例更甚斷以為聖人之所以為經決不在此乃取公穀左氏胡傳參會之酌以己意名之曰春秋歸義歸義云者歸於尊王之義而已是書也始於萬歷戊午成於崇禎甲戌云

黄虞稷曰仲軾字景瞻獲嘉人萬歷庚戌進士為武德兵備副使家居聞甲申冦難衣冠北向題字几上自經死妻妾五人感其義皆同死

春秋提要

十卷

存

仲軾自序曰春秋舊有提要然事不盡載稽考無當焉今特總經文而悉志之詳事情之同異味聖經之折衷可得其梗槩則執一事而不會其全守單辭而不窺其異將自知其不可通矣但分類太繁近於瑣屑殊非聖經本意今第求其易考耳非分門立例之

說也攺削數易迄半年乃始就緒而猶有未盡合者

焉姑存其大凡可也

朱氏國盛拜山齋春秋手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朱國盛字雲來華亭人萬歷庚戌進士除

工部主事累官至工部尚書以太常寺卿回籍坐黨

案閑住

卓氏爾康春秋辨義

三十卷

存

爾康自述曰辨義者一曰經義二曰傳義三曰書義四曰不書義五曰時義六曰地義

羅氏喻義春秋野篇

十二卷

存

喻義自序曰春秋有義無例例繁而義隱矣焉用例

然究未有能破除之者野篇所爲作也或問三傳曰

後進之禮樂也其辭文予於春秋行古本而已矣崇

禎丁丑

周氏希令春秋談虎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希令字子儀江西寧州人萬歷癸丑進士

改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太常少卿

方氏孔炤春秋竊論

未見

陳氏禹謨左氏兵略

三十二卷

存

禹謨自序曰師出以律兵安可無法也世之談兵家類祖孫吳而軼左氏詎知孫吳之法寄於言左氏之

法寄於事徵言於事則虛徵事於言則核故舍左氏而言兵法此不循其本者也孫吴以一家言行世世得述焉左氏主說經故談兵即工而分次十二公者世徒指爲富艷之緒論與巫醫夢卜同類而忽之如隗禧知爲相斫書矣猶云不足精意則章縫之束於見也况介胄士又安所得肄及之哉予故特爲表章命曰左氏兵略成一家言稍證以武經諸書及往代得失之林俾與孫吴並存焉　又進呈疏曰臣聞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自古帝王未有能去兵者恭惟我皇上御極以來天下見爲已治已安矣抑臣猶切隱憂不勝過慮因濫竽樞寮之末每究心韜畧之編竊謂今談兵者輒祖孫吳乃春秋左傳一書尤兵家祖也丘明依經立傳義無不該至所叙當年戰攻事則有金版六韜所未洩者如兵首人和則有以德和民師克在和之訓武不可黷則有不戢自焚止戈爲武之詞語正則名陵城濮諸師仗其義語

奇則東師夾擊潛涉宵加妙其機詭譎則曳柴設旆偽羅詐盟窮其幻行陳則鵞鸛魚麗左右勾拒善其法勇敢則先登免胄帶斷桀石昭其能技藝則用革用木用矛用劍程其巧舟車步騎則餘皇乘廣崇卒小駟詳其說天官時日著龜占候則卜偃史墨徒父師曠之儔通其奧古今用兵家未有不出其穀中者第其書不著於兵志其詞散於全帙而未别其指歸介冑之夫於是知有孫吳竟不知有左氏不幾遡流

而忘源乎臣特於左氏傳中就其論戰攻者表而出之而成是編姑舉一二即如西北利車戰爽廣之制不可考乎東南利舟師餘皇之式不可追乎中國之長技莫如火攻燧象不可倣乎兵家之勝算莫如用奇墮伏不可施乎以說禮樂敦詩書者謀帥必無不識一丁者矣以赦孟明復桓子者使過必無掩於一眚者矣以殺顛頡戮揚干者罰罪罰行而孰不知懲以魯銘鍾晉賜樂者賞功賞行而孰不知勸有所以

恤軍士之寒挾纊詎不知感有所以濟軍士之飢庚
癸從此無呼因壘可降以攻則何弗克不虞豫戒以
守則何弗固大都兵家妙用潛于九天九地幻于疑
鬼疑神疾于迅雷掣電不可逆度不可預設不可以
成案拘然談兵者必曰兵法夫斷木爲棊捖革爲鞠
亦皆有法焉況兵凶戰危何事也豈可師心自用而
漫焉嘗試哉臣謹輯兵略一編凡三十二卷謹用繕
寫裝潢成帙恭進御前仰祈皇上于清燕之餘俯垂

睿覽

馮氏夢龍春秋衡庫

三十卷又附錄二卷

存

劉芳喆曰夢龍字猶龍長洲人

汪氏應名春秋傳

十三卷

存

俞汝言曰應名嶶州人撰春秋汪氏傳十三卷萬歷乙巳自為之序

楊氏時偉春秋賞析

二卷

存

劉芳喆曰時偉字去奢吳人

唐氏大章春秋十二公明辨

未見

黄虞稷曰仙遊人

吳氏從周左傳纂

四卷

未見

張氏承祚春秋歸正書

未見

廣平府志張承祚肥鄉人萬歷中歲貢生官同知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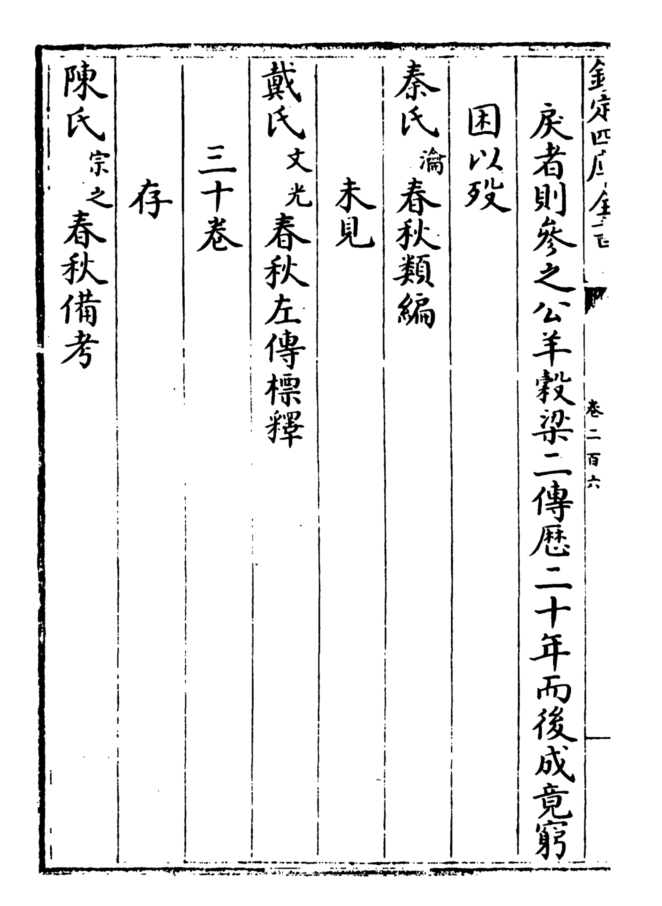
子懋忠貴贈錦衣衛左都督

陳氏可言春秋經傳類事

三十六卷

未見

陸元輔曰可言字以忠嘉定人好左氏傳謂編年紀事或一年之内數事錯陳或一事始終散見於數年與數十年之後學者驟讀之未易得其要領乃倣建安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作春秋經傳類事凡九十餘條三十六卷其釋義主杜氏而多所損益傳有與經



戾者則參之公羊穀梁二傳歷二十年而後成竟窮困以歿

秦氏淪春秋類編

未見

戴氏文光春秋左傳標釋

三十卷

存

陳氏宗之春秋備考

八卷

存

宗之自序曰春秋聖人之史天文五行地理禮樂人物皆具焉百世而後傳聞異詞三傳之牴牾十二國之棼錯而可以漶漫無考乎棘闈取士傳宗康侯爲胡氏之春秋非孔氏之春秋矣講疏詁題義取穿鑿則爲安成麻黄之春秋并非胡氏之春秋矣則夫萃其異同釐其沿革於以具訓蒙士所當務矣是編也

友人張君爕實殫蒐集而屬予總其成焉

陸氏曾塈春秋所見所聞所傳聞

三卷

未見

華氏時亨春秋叙說

未見

梅氏之熉春秋因是

三十卷

存

趙吉士曰梅之熉字惠迎麻城人

夏氏元彬麟傳統宗

十三卷

存

文震孟序曰夫子因魯史記作春秋左氏乃爲之傳

傳其事不晰其義若曰其義則子言之矣漢初有公

羊穀梁之學各有專師互立意義天子主爲是非同

異大議殿中揚雄所謂嘵嘵之學各習其師者也吾友夏仲敔覃思經學裒集諸傳下及戰國短長諸篇彙爲一書源派分而指歸合凡昔所稱輸攻墨守者一切歸於混同而均以羽翼素王蓋十年而後成其功博其志苦矣

俞汝言曰夏元彬初名漉字仲敔德清人

孫氏范春秋左傳分國紀事

二十卷

存

范自序曰說春秋者曰義曰事義斷於聖心末學難曉事則存乎左氏可循覽而得也顧其爲書年經國緯緒端紛出覽者未能一目便了是用倣之史家變編年爲紀事以事系國以國系君有一事而連綴三五國上下數十年者則原其事之所始與其所歸還系所應屬之國庶覽一事之本末而即因事以知其國勢之强弱人才之盛衰二百四十餘年之故網羅

胸中出為濟世匡時之用是今日所爲輯傳意也

章氏大吉左記

十二卷

存

大吉自序曰左氏編年太史公紀傳此千古史之準予娩元凱而亦有左氏癖自少至老不倦第列國雜叙經傳互刋觀覽不便僭截左氏文就史記體合而名之曰左記事以國麗文以事聯雖割裂之罪無所

逃而實不敢筆削一字燦然成文便覽觀焉雖然列
世系則一姓梗槩備矣要始終則當局吉凶辨矣前
兆或同後驗古算或勝今籌災祥可按狐鼠足懲余
三復之不容緘口漫憑臆見論列於簡末幸同志者
鑒之

俞汝言曰章大吉字惠伯山陰人

徐氏 允祿 春秋愚謂

四卷

未見

陸元輔曰徐允祿字汝廉嘉靖諸生取春秋三傳及胡氏傳撮其大旨於前而折衷以已意四家都無當者更出獨見斷之如尹氏卒以為鄭之尹氏即隱公與之同歸而立鍾巫之主者也其他大抵類此

顧氏懋樊春秋義

三十卷

未見

張氏岐然春秋五傳平文

四十一卷

存

岐然自序曰記曰春秋之失亂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深於春秋者也予嘗與虞子仲皜泛覽春秋七十二家之旨蓋鮮有不亂者及觀近日經生家之說尤可訕笑殆不復可謂之春秋又不止於亂矣究其弊率起不平心以參諸家而過尊胡氏久之習讀者惟知

有胡氏傳更不知有他氏矣又久之習讀者惟從胡傳中牽合穿鑿并不知有經矣昔范叔有言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知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不知其有王今習讀者惟知有胡氏不知其有春秋此所謂亂之極也而其弊率起於過尊胡氏胡氏之說經亦未嘗不按左氏參公羊據穀梁而敢獨爲之說左氏之說未當公穀或正之三傳之說未盡唐宋諸儒間發之胡氏乃始起而和合衆家

約略經旨大暢己意爲春秋然則今之單任胡氏者反以罪累胡氏我知必胡氏所深惜也輒與吾友舉逺氏合三傳而存其註取胡氏而平其文又附以左氏之外傳焉夫治春秋者立之案附之斷誠不厭詳且盡也則凡諸子百家之書有可采者舉未可棄矣使姑發其端持其平則試取四家五傳之文而參和之其相符者幾何也相戾者幾何也然後考諸儒之說而折衷焉凡經文之事屬其辭而條理焉將其不

可得而亂者自出也予向期與虞子博采諸家存其合者而間附己意名曰春秋止亂虞子逝而未之成也今先以四家五傳之平文平學士家之心而後出予所與先友夙夜商榷之書以就正焉亦曰將以持春秋之平無徒爲胡氏之罪人爾也

馮氏瑛春秋前議

一卷

存

俞汝言曰其書言天文主夏時

周氏廷求春秋二十編

三卷

存

廷求自序曰春秋一書聖人所以著尊親大義也立尊之名示尊之義筆之於魯史之上雖古無天王之稱而亦不嫌創也核親之實得親之情繫之於周歷之正者雖詳一春王之文而亦不厭贅也王則稱天

尊之至也春則書王親之至也尊尊親親義之至也此則夫子所以作春秋之意也或曰夫子意在存王迹而作春秋則止存周室之文足矣胡爲乎備載列國之事耶曰尊其尊親其親者尊親之大義也合衆尊以成一尊合衆親以成一親者尊親之至願也今考全史所載則見正朔頒於其上列國承於其下典禮挍於其故功業侯於其新治亂繫於其人盛衰存於其事罪案嚴於其論災異謹於其徵一人雖拱手

無爲而諸侯若奉行不替於此見聖人竊取之義矣至於今誦天王之稱有以知聖人之尊王者尊之惟恐不至讀春王之文有以知聖人之親周者親之惟恐或忘也歸賵錫葬之事雖當式微之日而列國無不以受王命爲榮會同誓信之舉雖當更霸之期而盟主無不以藉王臣爲重河陽一狩京師特朝依然巡守述職之盛事也天子賜命而共仰繼明之照元戎啓行而三勤伐鄭之師依然禮樂征伐之雄風也

寤生不共而三國從王以伐負芻已服而京師受命以歸豈非司馬司寇之典猶是一人總其成乎緣陵之城諸侯盡入宿衛成周之城大夫敢效賢勞豈非維屏維翰之業猶是普天同其戴乎若然者世雖衰也道雖微也一王之分初不失其為尊也萬國之衛初不失其為親也直取十有一王之行事筆之於經而義已足昭揭於千古矣又何必鋪張其事粉飾其辭然後有以明天子之事哉故夫尊親者至教之所

自始也尊其尊而親其親大義之所自明也使人盡知尊其尊而親其親則經義之所以揭日月而中天也廷求自天啓三年説春秋迄崇禎四年論定分編二十期不失夫子筆削之初意云爾

陳氏士芳春秋四傳通辭

十二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六

經義考卷二百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四十

王氏道焜等春秋杜林合注

五十卷

存

陸元輔曰道焜杭人中天啓辛酉鄉試與里人趙如

源濬之共輯此書

陳氏肇曾春秋四傳辨疑

未見

林偉曰陳肇曾字昌箕福州人天啓辛酉舉人官禮部司務辨疑一書曹學佺序之

華氏允誠春秋說

未見

嚴繩孫曰先生字汝立天啓壬戌進士除工部都水

司主事見鄒元標輩以講學去位遂拂衣歸久之補
工部營膳司主事進兵部職方員外郎劾大學士溫
體仁吏部尚書閔洪學尋乞終養歸里
張光家曰先生說春秋義多主公羊傳

倪氏元璐春秋鞠說

未見

黄氏道周春秋表正

未見

春秋撰

一卷

存

鄧氏來鸞春秋實錄

十二卷

存

劉芳喆曰來鸞字繡青宜黄人天啓壬戌進士武昌知府其書吳興沈演序之

林氏胤昌春秋易義

十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晉江人天啓壬戌進士官吏部郎中

張氏國經春秋比事

七卷

未見

黄虞稷曰漳浦人天啓壬戌進士四川布政司參政

黎氏遂球春秋兵法

未見

遂球自序曰兵事著於黄帝不可得而考矣世之傳者不過與陰陽時日之書等予無取焉其可稽據者則無如春秋予少即受左氏於先高士然其時海内平治不過以爲詞令之式廿年來四方多事予以書生遨遊諸公間羽檄飛至間輒以意談兵時多奇中然不敢自信爲能也會以省母從吳歸粤舟中無事

因取左氏諸兵事别爲端委手自寫記時以已意附於其末適友人有以書籍見質者始知昔人久已有是編予甚自笑其勞然頗覺其泛引無當則又不容自廢以精切而明著葢無如予本也

張氏溥春秋三書

三十一卷

存闕

張采序曰三書者我友張子讀春秋所作也曷云三

書一曰列國論是則張子分之以明經一曰諸傳斷是則張子合之以明經一曰書法解是則張子分合一致以明經此三書者左右往賢綱領來訓使天假之年尅期可竟不幸短折張子於經沒身已矣今就所屬槀列國論已完傳斷中缺文公復欽襄公以下其僖公閒缺十餘年書法解爲目多端而僅成一則竊謂以此行世亦可羽翼經傳而賈人不知强予續之復不自量輒許其請但病中多廢不克即竟因先

完僖公出正同志其他所缺亦小有條緒隨容續布嗟夫朋友一倫于今凉薄兩人相期二十餘年頗著海内未了後補豈止文章正不欲漫計工拙殊覶生死云爾

吳氏希哲春秋明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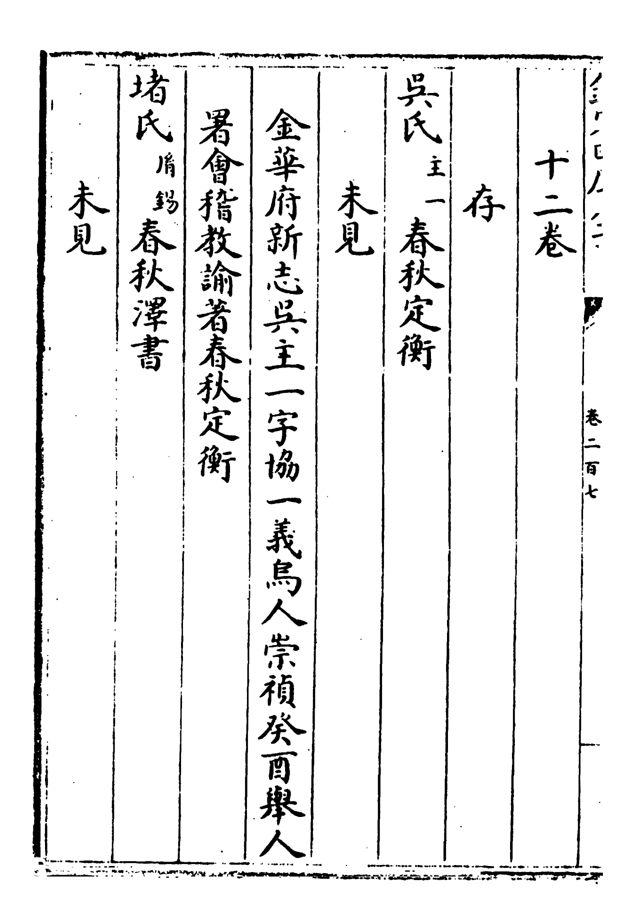
未見

羅腧義序曰淳安喬卿吳公世授春秋起家成進士以治行第一擢居掖垣天子知其能特命督賦江南

假手一編據案呻吟援筆塗乙若唐人所謂兎園冊者則其所著春秋明微也給諫承藉家學專精覃思於是經注疏集觧以及宿儒講論經生經義窮其指歸疏其蕪穢窮年盡歲彚爲是書昔者漢世治春秋用以折大獄斷國論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其家問之其對皆有明法何休以春秋駮漢事服虔又以左傳駮何休所駮漢事六十條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胡文定生當南渡之時懲

荆舒之新學閔靖康之遺禍敷陳進御奉孝以大義
摩切人主今春秋取士斷以文定爲準士子射策決
科朝而釋褐日中而棄之矣給諫於是經童而習之
進取不忘其初箋衍縱横朱墨狼藉誠欲使天下學
者通經學古以董子胡氏爲的也給諫之意遠矣
劉芳喆曰希哲字喬卿淳安人崇禎辛未進士除惠
州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

孫氏承澤春秋程傳補



十二卷

存

吳氏（主一）春秋定衡

未見

金華府新志吳主一字協一義烏人崇禎癸酉舉人署會稽教諭著春秋定衡

堵氏（胤錫）春秋澤書

未見

陸元輔曰牧遊先生籍本無錫家於宜興中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户部主事陞長沙知府

夏氏允彝春秋四傳合論

佚

余氏光弟颺春秋存俟

十二卷

存

李世熊曰吾友余希之廣之之治春秋也始闢諸儒

之陋繼闕四傳之迷究乃舉闕四傳闕諸儒者而并闕之考世知人據情得實務合筆削之初意而止

陸元輔曰佘光字希之颺字賡之莆田人颺中崇禎丁丑進士官上虞知縣

來氏集之春秋志在

十二卷

存

孫廷銓序曰說春秋如說詩皆以意逆志之書也詩

之志在乎美刺衛宏毛鄭說人人殊春秋之志存乎
褒譏左氏公穀說人人殊要無違乎美刺褒貶之正
而止爾漢置春秋博學之士左氏獨後世爲公羊穀
梁者從而非之然公穀去聖人差遠爲左氏者亦非
之膏肓墨守廢疾蓋交譏也至宋儒削斷三傳胡氏
遂盡廢其書創爲新例然立乎趙宋以指春秋其於
隱桓加遠矣則未知聖人之志果在彼歟在此歟我
友來子初獨成一書其意頗異乎四家蓋以諸儒之

說可以理裁聖人之旨斷難例拘其或經有微文前後互見爲傳所未見者則表而出之其有經意顯白本無義例而傳好爲曲說以致失實滋疑者則辨而正之其有此傳所引而彼傳或殊此傳所進而彼傳或退之排詆紛紜樊然淆亂則折衷而求其必合皆比經發義錯傳成文綴以世史附以新意著爲百有八篇號曰春秋志在蓋言聖人之志之所在也來子之書蓋不失裦譏之正者矣

四傳權衡

一卷

存

集之自序曰予向者作春秋志在固已舉其大端兹又取四傳而權衡之權衡之者將以準其是非也不權衡春秋而權衡四傳者以今日之是非準千古以上之是非將有所不確以吾小儒之是非準大聖人之是非終有所不敢亦曰取四傳而銖之兩之以酌

其平云爾

林氏

林氏尊賓春秋傳

十二卷

存

張溥序曰制義盛而絶學微五經之義終世不能明也其尤病者莫甚於春秋春秋之書左氏公穀三傳竝立文定晚出其學反貴非南宋之文高於前人也其用法也嚴其持說也峻意主於復讐以儆和議之

非論歸於自強以發忘親之痛主構相檜怫然惡之

而抗辭無避天理人欲反覆深切雖其間少褒多貶

文近深刻然遏邪防亂與其過而縱之無寧過而閑

之也莆田林燕公通春秋紬繹諸家更出新義自成

一書曰林氏傳竊具意將以陳君舉趙子常自命給

諫凌茗柯先生出轄閩海搜揚多士首得燕公延致

上座今涖吾禾燕公不遠數千里褐衣上謁以春秋

傳見給諫為梓以傳予方補葺春秋有三書之役以

編年叙事以列國叙人以書法叙義例更喜得林書筆之簡端無異班荆道舊也

尊賓自序曰春秋何以有傳也孔子之心不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為孔子徒取其所不能口授者代為傳之遂使天下萬世無不若自孔子口授之者而春秋傳矣傳自左氏有之公羊氏穀梁氏有之迄今惟胡氏獨尊獨信一氏興而諸氏廢雖然孔子尚未能徧天下萬世而口授之則孔子之心又豈一氏所

能代爲之傳也哉此林氏之所以繼而有傳也

鄭玥曰莆田林尊賓字燕公撰尊賓以崇禎壬午舉於鄉林氏傳十二卷成於崇禎辛未凌侍御義渠張吉士溥夏吏部允彝皆爲之序

宋氏徵璧左氏兵法測要

二十二卷

存

方岳貢序曰今天下多事緩急少依賴之人或以爲

文武之途分故不盡人材之用而實非也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聖祖諭之以文武之道本出於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廟不立豈不以養成於學校漸之以經術如羆如虎之士惟我所用之哉不觀於春秋之事乎晉文之擇帥也爰舉郤縠以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故入則為卿出則為帥至於司馬軍尉之屬皆慎其選於是魏絳羊舌父子終身其間故軍無秕政所向成功及至後世別流以處

之分銓以序之文事武備離而為二而古意衰矣尚木宋子著左氏測要一書援古證今不私其所見不避其所難其書斷然不可廢矣使國家異日收文武之用者其在斯歟

李雯序曰往者春秋之世天下五十餘國霸莫如齊晉强莫如秦楚固嘗仗師武之力藉戰勝之威矣其他小國之師以衛之弱而可以勝於齊以小邾之微而可以勝於魯以魯之衰而可以勝於宋以越之敗

而可以復於呉是皆當時士大夫習於兵嫺於法也至於今天下一統天子之威行於萬里天下勝兵無慮數百萬而自戊午用兵以來二十餘年盜日益多兵日益弱求其一矢相加遺不可得反不若於春秋之小國者其士大夫不習於兵不嫺於法也嗟乎是安得司馬穰苴孫武呉起者而後可用兵哉尚不少爲左氏之學樂觀其治兵行師攻謀交伐之術因裒集其事通其流畧至於軛近皆較量而籌畫之爲左

氏兵法測要二十卷此真救時之書也今天下多故
聖人宵衣旰有百里之寄不能必其一日之無事則
不能必其不用兵不能必其不用兵則不可以不知
兵官長爲將帥子弟爲徒衆出才智以進退用爪牙
以角拒此猶筐篋簿書之事不可以爲非常之舉不
意之變也古之人蓋嘗行之於樽俎之間出之於衽
席之上矣讀是書者其勉之哉
陳子龍序曰左氏兵法測要者我友宋子尚木因舊

史論得失審形勢觀世變以窮兵械之本乃引經立政之書非特權謀之用也春秋以來言兵之家不可勝數然大要虛設機勢以爲無方之應未嘗櫛比以驗之於事曰彼固無常形與常説也至唐杜君卿始依孫吳證往事而其後則宋仁宗之秘畧以至曾公亮丁度楊肅之徒咸集史册之遺文爲權家之龜鑑可謂備矣然其體每以類相從而未能旁引曲譬推見未然以極於變化異同之際是故存焉而弗尊今

觀尚木之書其立本也正其釋義也詳其設慮也微其觸類也廣或古人所已成之事而代爲之勝算或古人所未及之思而推之於必然使人讀其書雖天下之至懦弱者莫不欣然思一奮其智則世之知兵而善用孰有踰此者乎然則何以必左氏也世稱左氏好談兵非左氏之好談兵而春秋之賢士大夫皆能爲兵也且兵法之變春秋始也夫十二國竝立五霸迭興鬬智角力則於兵制不得不有所變故魯之

丘甲齊之參國晉之六軍楚之二廣秦之三軍凡此皆非古制也而各有善用之道春秋之君欲知人之賢否而决其勝負必驗之於治兵於命將則國之三卿與諸大夫而已是故大者以强小者以存然則不倍先王之教而可為後世之用者舍左氏誰與歸哉今國家休德累葉上繼周漢而内訌外決莫知所措何哉擁兵百萬而不能設法以治之士大夫不能專將而属於麤悍之人也尚不慨然發憤以兵為必可

用故其爲書於得失詳著焉旨哉言乎讀其書而憬然有志於斯者予願爲執鞭矣

徐孚遠序曰今天下蓋多事矣然其時尚可爲失今不爲後且有什伯難於此者顧時之所急無甚於兵尚木乃取左氏之言係兵事者博以古驗參以今指予受而黙次之時亦以己意相出入也旣成尚木請予序言焉予惟子瞻之論孫子也謂其書十三篇雜然言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今尚木之書其亦雜然

言之者乎夫兵家之言其變無方制勝於兩陳之間者隨其勢而導之耳若夫當今所急談者以兵力不足爲憂議欲期月宿糧聚十餘萬甲士一鼓而殄羣寇夫糧非可卒辦甲士非可卒聚此期月以前能使吾民忍死以待天兵之來乎且將之能者不必用衆用衆者未必能辦事然則用衆非良將法也賊寇所在縱橫我兵尾而衞之恣取掠耳縱賊不擊其弊生此如使嚴爲約束曰行省自守至折使寇得入境有

誅將帥各率其卒伍掠一物者有誅如此有縱賊之罰無緩寇之利以此治盜度可不日平也京營之卒内以備禦外以討伐我朝固嘗用之矣沿習至今汰之不可練之不能一旦有事何以待之且其爲制或合而分或分而合所以便簡閲也可不爲之變計乎曩時三衛爲我藩籬時以警告我我得爲備今不撫之爲我用而拒之爲我敵豈完策乎今試於宣雲之間招攜其族類以爲我屏蔽效可睹也麗人之奉正

朔無虞於此者今者受攻而我未有以爲援也葢以少出師不足以爲重而多出師則非力所及也然亦當事者之失計矣漢武不憚封侯之賞以募使絶域者何也伐交之策也我縱未有以爲援且當募博望定遠之流與之一節以朝命慰勞其君臣而因監其軍使彼猶有所繫而不至折而他降昔者吳至弱國也巫臣通吳於晉而楚人始罷於奔命故通麗者所以制絶域也行前之三言以治内行後之二言以制

外天下其庶可爲乎若夫奇正之方變合之用心知
其然而不能道也尚木能言之亦惟尚木能用之爾
朱一是曰華亭宋尚木未第日成左氏兵法測要一
書予同年友徐孚遠闇公實討論潤色之時大學士
方公知松江府事首爲之序而同里何剛慤人周立
勲勒卣李雯舒章陳子龍卧子及孚遠皆序之

經義考卷二百七

經義考卷二百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春秋四十一

劉氏城春秋左傳地名録

二卷

存

城自序曰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

若春秋之專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欲小撮之
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
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瑛明楊慎各有
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晝方
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
以為憾兹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
相出入因以具餘别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為麤
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為何如也崇禎

癸酉

左傳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既爲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謚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

名氏譜五卷春秋謚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子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爲丘明或疑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其辭氣近於竊比恐丘明未爲受業弟子予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氏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爲一歎云

顧氏炎武左傳杜解補正

三卷

存

炎武自序曰北史言周樂遜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今杜氏單行而賈服之書不傳矣吳之先達邵氏寶有左觿百五十餘條又陸氏粲有左傳附註傅氏遜本之爲辨誤一書今多取之參以鄙見名曰補正凡三卷若經文大義左氏不能盡得而公穀

得之公穀不能盡得而啖趙及宋儒得之者則別記之於書而此不具也

孫氏和鼎春秋名系彙譜

四卷

未見

和鼎自序曰讀春秋者以深求義理為務名系非所急也然二百四十餘年之間事關禮樂刑政者屈指可數而誅賞之變難以言窮要不越國爵名氏以為

之差而已特聖經有案無斷不得不藉諸傳以折衷乃經文先自異三傳又互異左氏更爭奇炫博變換文辭以成其異每當尋繹義理亹亹忘倦之時忽以稱謂異同滋疑殆而沮其說以小害大何可勝道而能不爲之所乎先君少時嘗爲之譜爲友人借鈔失去後復增新例而輯之惜脫稾者十不逮三未便行世而國門所懸異名考姓氏表名號歸一圖等書雖根株略具而散漫無統仍費推求不類先君所輯能

兼總條貫洞人心目和鼎乃遵原式踵而成之題曰春秋名系彙譜上溯三皇原其始以察則也下訖吕秦者究其終以觀變也生名終諱胙土命氏之典皆廢於秦後世雖或舉行而空文徒具實意已非難云復古故以秦爲終也仍繫之春秋者原其所自作也徵異求同不嫌煩聒豈曰僅成先君之志亦欲觀者捐疑殆而專尋繹其於聖經未必無涓滴之助云爾

劉芳喆曰和鼎嘉定縣人巡撫都御史元化之子令

翰林致彇之文也嘗撰石鼓文考據左氏傳定爲成王之鼓辨甚確春秋名系彙譜一書惜未之見

秦氏沅春秋綱三卷

存

沅自序曰孟子以春秋之作始於詩亡觀其大矣夫子刪詩王風始於黍離考之於史黍離之作在平王二十四年而春秋之始隱公則平王四十九年也夫

子何取乎隱公而始脩之耶葢善乎舊史之不書即位也夫子爲政必也正名隱公不正其名故不即位而國史不書隱以攝位自居故王職不共王葬不會嗣王不朝居然自以爲得計矣而下之應之者無駭入極矣翬帥師矣身弒矣迄於襄昭定哀卒成尾大不掉之禍不可復振夫子傷宗國之陵夷上下於二百餘年之間而知其所以致此者實隱公啓之也非名不正之明驗歟夫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葢善

乎其不書即位也此正名之先得我心者也此修春秋所爲託始也詩亡而春秋作春秋之作始於隱公殆謂是乎殆謂是乎於是參之以列國之聘問會盟征伐興衰治亂之效行其褒貶著之爲一國之書垂之爲萬世之訓而夫子治國平天下之道賢於堯舜而其大要歸於正名余揣摹其旨竊窺其道摘其綱而爲之目約其事而比次之以見一字之同一言之異一文之詳略而是非遂可以尋情事盡能劃見信

非聖人莫能修之余豈敢謂遂能明聖人之微哉蓋以經解經或當無舛尋其旨趣與後之君子商之耳

朱氏鶴齡左氏春秋集說

十二卷

未見

鶴齡自序曰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今之說春秋何其亂與則凡例之說爲之也自左氏立例公穀二氏又有例啖趙以下亦皆有例言人人

殊學者將安所適從如稱爵者褒也而會盂何以書楚子則非盡褒也稱人者貶也或將卑師少也而僖公之前何以君大夫將皆稱人則非盡貶與將卑師少也稱字者貴之也而邾儀父許叔蕭叔有何可貴乎殺大夫稱名者罪之也而陳洩治蔡公子燮有何可罪乎諸侯失國名而夔子萊子不名滅同姓名而楚滅夔齊滅萊不名則其說窮矣不書公子爲削其屬也而弒君如楚商臣齊商人反稱公子則其說又

窮矣卿卒必記日月公至必告於廟益師不日薄之也而成公以後皆書日桓會不致安之也而公行大半不書至則其說又窮矣不得已有變例之說夫所貴乎例者正取其一成而不可易若前後游移彼此乖忤何以示萬世之繩凖嗚呼夫子作春秋上明天道下正人事變化從心安得有例例特史家之說耳自隱桓至定哀二百四十二年間載筆者既非一人則或詳或略不免異辭所見所聞難於一槩就史法

言之尚無一成之例而乃欲執後人之例以按經又欲屈聖人之經以從例其可乎哉然則如之何亦曰求之春秋之所以作而已矣夫子曰吾志在春秋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何謂志尊天子内中國討亂臣賊子尊王賤霸是也何謂義善者吾進之予之惡者吾退之奪之彼善此者吾猶進之予之純乎惡者吾急退之奪之是也志以義明義以時立春秋之始諸侯驟强則絀諸侯以扶天子春秋之中大夫專政則

絀大夫以扶諸侯春秋之季陪臣亂國則又絀陪臣以扶大夫而前之治楚後之治吳越往往示其意於獎桓文㸃宗國爵齊晉宋衛諸君之中若此者凡以尊天子也明王道也一筆一削蓋皆隨世變而爲之權世變異則書法亦異而豈有變例正例之可求哉後之説者乃曰聖人有貶無褒或又曰聖人初無褒貶夫有貶無褒則春秋爲司空城旦之書聖人宅心不應如是刻覈若無褒無貶則全録舊史是非不明

何以有知我罪我之言而能使亂臣賊子懼耶吾故
專以聖人之志與義爲斷不能得乎聖人之志與義
則隨事生說辨愈繁而不可立教能得乎聖人之志
與義則凡例諸說何嘗不可與聖經之微文與旨相
爲發明而近世儒者著論乃欲盡舉夫例而廢之具
亦固而不可通也已予爲此書主以左氏傳取杜注
孔疏及公穀啖趙數十家之論聚而觀之參互權衡
稾凡數易疢疾寒暑腕不停書雖未知於聖人之志

與義若何而古今諸儒支離膠固之説刊剟無餘少以資學者經術經世之用庶幾於屬辭比事而不亂之旨或有當云

讀左日抄 闕卷

未見

鶴齡序曰春秋三傳並立公穀乃經師之學左氏獨詳於史事蓋古者史世其官左氏必世爲魯史如晉

之董狐齊之南史楚之倚相能尊信聖經而爲之作傳廣求列國諸史乘管仲晏嬰子産叔向諸名卿佐之行事無不詳以及卜筮夢占小說雜家之言無不采大事策書小事簡牘閱稽遊覽綜貫秩然故其文章最爲典則華贍而後之儒者或病其巫或病其浮夸或病其立論多違理傷教則何也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去夢楹不三載其旨趣未及顯以示人左氏之遊聖門也晚又未必與游夏之徒上下其議論則

其踳駮而不純者固宜有之且左氏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之類皆本之舊典爲史家成法聖經則不可以史法拘或事同而義異或事異而義同夫子蓋有特筆存焉自不修春秋既亡不知何者爲筆何者爲削各信胸臆穿鑿繁興至於紹興之進講而説之殽雜極矣雖然筆削所據惟事與文左氏即間有舛訛而臚陳二百四十二年史事則十得八九杜元凱推挍經傳亦極精詳學者誠淹通此書研究事情因以

推求書法一切刻深碎瑣之見勿橫據於胸中而以義理折衷之安在筆削之精意不可尋繹而得乎今左氏之書家傳戶習特其筆法簡古文之難澀者義之隱伏者往往費人推索元凱注既多未備而孔仲達疏復卷帙繁重學士家罕闚其書東山趙子常特申不書之旨輯爲補注多與經義相證發于珍祕有年復廣演而博通之疏瀹幽滯辨正譌舛自孔疏而下弋獲於劉原父呂東萊陳止齋王伯厚陸貞山邵

國賢傳士凱者居多又取春秋人物引繩墨而論斷之使學者知古今人材之盛莫過於春秋兵法之精亦莫過於春秋應變出竒益人神智讀史者當有取焉至於左氏全文明曉易見者則槩不之及自愧謏陋此不過備遺忘資討論而已若欲從事聖經成一家之學必如黄楚望所云先以經證經次引他經證又次以經證傳又次以傳證經展轉相證更復出入羣書此非予力所能任也姑存其說以俟後世之述

作君子

陸氏圻春秋論

九篇

存

繆泳曰陸圻字麗京又字景宣錢塘貢士甲申後隱於醫尋入丹崖爲僧不知所終

魏氏禧左傳經世

三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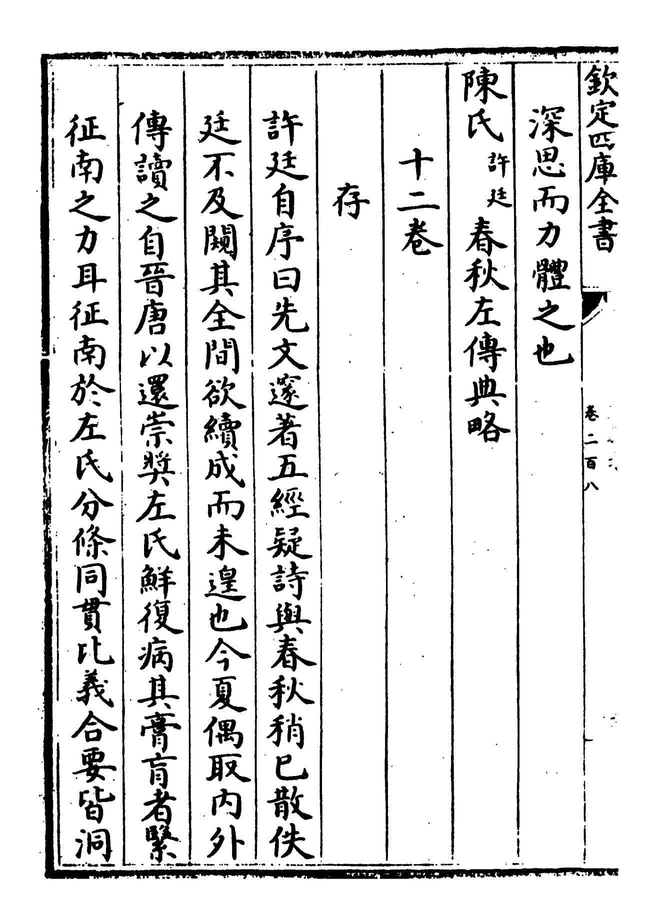
未見

禧自序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為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

學術勲業燗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思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呉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

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議論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

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
故足貴也禧評注之餘閒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
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於有道左氏好
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純然如石碏
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
不死崔杼子産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産政諸篇皆古
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
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



深思而力體之也

陳氏許廷春秋左傳典略

十二卷

存

許廷自序曰先文遂著五經疑詩與春秋稍已散佚廷不及闚其全間欲續成而未遑也今夏偶取內外傳讀之自晉唐以還崇奬左氏鮮復病其膏肓者緊征南之力耳征南於左氏分條同貫比義合要皆洞

其趣故夾漈稱之長夏餘閒往復其解心乎愛之不自揆茹私更埤益焉於約而盡者疏其旨於辨而裁者類其徵於歧而不害者綴其異目之曰典略凡十有二卷竊愧不能揚搉左氏討先文遂之散佚晉語云咫聞則多或非讆言耳崇禎二年

俞汝言曰許廷字靈茂海鹽人

何氏其偉春秋胡諍

一卷

存

其偉自序曰吕氏大圭云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彼此矛盾前後牴牾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不知聖人之意聖人之經自明也夫諸儒之為穿鑿無論已至於胡氏之説行而明興專用為功令及覲制義發題則居然孔氏無經而經在胡氏焉世之尊胡氏者方過於孔氏是固胡氏之春秋矣乃以為孔氏之春秋孔氏

焉可誣已夫孔氏之於春秋也修焉而非作也修則舊史參半焉諸凡名稱爵號之異同與夫日月之詳略皆呂氏所謂謄史之舊而褒貶不與者也褒貶不與於名稱爵號與日月則是非善惡之繫乎其文較然已而必欲穿鑿於一人一字之間而係二百四十二年之諸侯大夫盡入孔氏之深文為刻為薄為專其誣聖何如而況彼此之矛盾前後之牴牾者又比諸儒甚焉久矣世第習焉而不察是焉而不疑且翕

然於功令之中而不敢也予故諍其尤悖者竊以附

呂論云

王氏挺春秋集論

未見

劉芳喆曰挺字周臣太倉州人

俞氏汝言春秋平義

十二卷

存

春秋四傳糾正

一卷

存

汝言自序曰六經之不明諸儒亂之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而六經有道家矣鄭康成以讖緯言禮而六經有數術家矣公穀胡氏以名稱褒貶言春秋而六經有名家法家矣彼其初未始不欲探聖人之精蘊而智識弇淺强求深遠習見郡國之府寺而以爲

宮闕之巍峩不過如是不知輔相之道而以行師折
獄之才智經邦國也淺求之而爽其度深求之而愈
失其大體迨至有宋大儒程朱輩出而後正其紕謬
易傳本義成而輔嗣卷舌儀禮經傳通解定而康成
束手退矣若夫春秋左氏親見聖人公穀傳諸高第
弟子而偏駁者半馬康成品髙學博文章能暢所欲
言方以為程氏之正傳而疵纇不少新安朱子心知
之而不敢端言其過其說時時見於弟子講論之餘

而後人又不能推明其義徒使附會穿鑿刑名法術之言出於一代大儒而不覺是可異也汝言不揣纂集諸家自爲一書先之以四傳糾正爲六端以該之一曰尊聖而忘其僭二曰執理而近於迂三曰尚辭而鄰於鑿四曰億測而涉於誣五曰稱美而失情實六曰摘瑕而傷鍥刻六者之弊去而後可以讀春秋矣顧愚陋荒落何敢效鍼石於前賢聊以志願學之自略見其大指而已丙辰仲夏

繆泳曰俞汝言字右吉秀水人甲申後棄諸生研精經史之學尤熟於明代典故擬成一書僅先就宰相列卿年表而已晚專治春秋其詩古文曰漸川集

王氏寅春秋自得篇

十二卷

存

寅自序曰聖人所作之書慮無有藉乎人以明者春秋之成也游夏不能贊焉聖人爲經左氏爲傳各自

爲書是故左氏之文有先經而起者有後經而終者有不本乎經而別自爲紀者則其讀未修之春秋而就者也嗣乎左氏而有公穀始因經以起義大都緣左氏之舊文而間附以已意云爾漢室諸儒各有攸聞辭多散見程氏胡氏旨益精詳例從巧合然不讀三傳其義亦無自而起且胡氏者志存悟主謂宋之南與周之東固可取而譬也或强經以從已有之予疑聖人所作之書當有不必三傳而明者蓋聖人之

言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會盟征伐非自爲主則霸國爲之主故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且獨不聞孟子之言乎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春秋天子之事也亂臣賊子無天子於心聖人則以天子之法治之曰此正朔者猶之乎天子之正朔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大夫出曾天子之法具在而藐不知畏是果何代之諸侯何國之大夫乎抑何決裂倒置一至此也是故立一天子於上斯諸侯大夫之

罪咸可得而定矣諸侯大夫之罪定斯天子之法伸矣是果必待三傳而明者乎直書焉而見比類焉而見散錯不齊焉而亦見予何敢作傳慮夫尊傳而失經者流俗之士或所不免故為姑舍諸傳參引他經特據聖經以為之注後之學者謂補先儒之未足焉可也謂翻先儒之案不可也夫知我罪我聖人猶將聽之又何況疎賤庸劣如予者乎與其開罪於聖人無寧開罪於先儒耳讀斯注者尚其諒予之心也夫

崇禎壬午

金氏鏡春秋集義

十二卷

未見

錢氏𤫇春秋志禮

八卷

存

𤫇自序曰在昔言春秋者莫不以爲聖人刑書於是

引經斷獄皆以春秋爲名遂據爲律法斷例刻深其文無寛和之氣使聖人襃諱隱惡謹嚴而存忠厚之思流於薄而不返嗚呼此豈仲尼不爲已甚者之所爲哉昭公二年韓宣子如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雖仲尼之所未修而周公之法制未嘗不在於魯也故具先慶父之難齊之覘國者曰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撥而後枝葉從之今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莊僖以來更十數公而無改韓起猶及見之故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傳故曰其善志惟上之人能使昭明左昭三十一年傳又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左成十四年傳所謂勸善者君子之事也婉而成章者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者也志而晦者約言紀事以示法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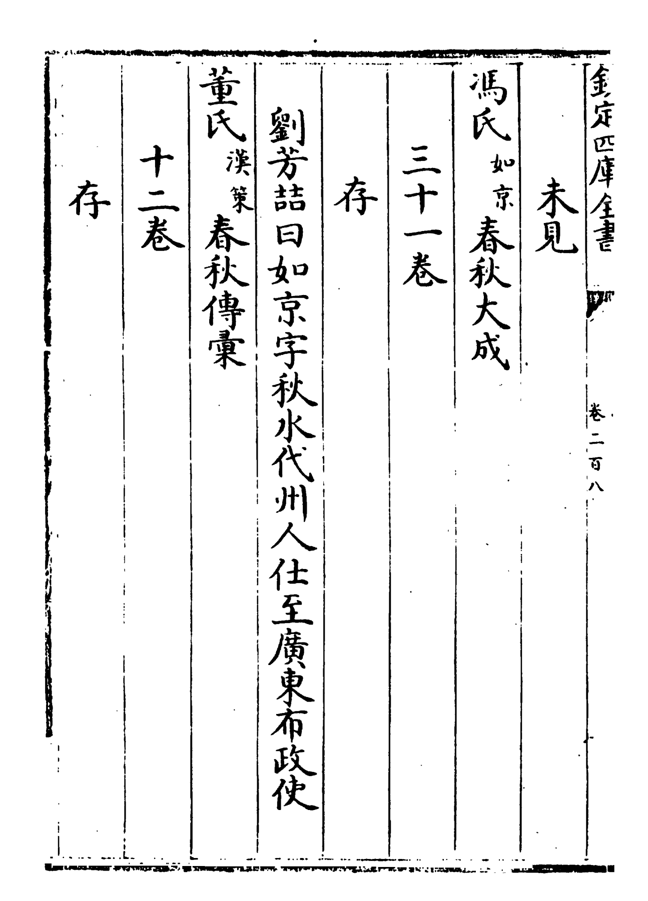
也故曰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仲尼亦曰予作春秋以正亂制由是言之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故聖人從而修之所以興禮教而使人自遠刑法之端者也禮樂之數莫不具備於斯是以後之言禮者非春秋之義不足以定其去從嗚呼美哉洋洋乎經緯萬端宰制人極孰有踰於此哉予用是約春秋之大凡捃摭傳記總其條貫以類分

爲十志而以禮志爲首傳音附於魯事使稽古考治術者有以見王道之大端周公之遺法儒說之要歸足以致治興教立俗范事施諸後世而無惑豈徒博物云爾哉

按錢氏春秋志禮其綱曰吉曰凶曰軍曰賓曰嘉吉禮之目八曰郊曰望曰雩曰考曰烝曰嘗曰禘曰大事凶禮之目五曰喪曰荒曰弔曰救災曰禬軍禮之目四曰大閲曰治兵

曰大蒐曰狩賓禮之目十一曰朝周曰朝魯曰公如他國曰外諸侯相朝曰内大夫如周聘曰列國聘問曰諸國來聘曰内大夫聘列國曰諸侯相聘曰周來聘曰周聘諸國嘉禮之目七曰飲食曰冠曰昏曰賓射曰燕饗曰脤膰曰賀慶錫命有三曰周來錫命曰周命列國曰周命諸大夫其一爲雜記

張氏蒼卿春秋傳略



未見

馮氏如京春秋大成

三十一卷

存

劉芳喆曰如京字秋水代州人仕至廣東布政使

董氏漢策春秋傳彙

十二卷

存

趙吉士曰漢策字帷儒烏程人范制府承謨巡撫浙江以人材薦將除科道矣爲言者所劾去

瞿氏世壽春秋管見

十三卷

存

世壽自序曰予幼失學寡昧無聞弱冠後棄舉子業思究經義遭家多難又乏師承年四十二薄遊閩南喜得春秋三傳善本厥後自閩而燕自燕而豫而魯

搜羅請乞又得漢唐宋諸儒經觧數十種早夜尋繹
謬因一得著爲春秋管見四卷七年之間稾凡三易
竊謂宫牆數仞幸得其門五十遊秦旅寓藍田官舍
藍田爲嘉禾阮不巖先生舊治先生殁後甲子十月先生卒於官
遺編散失忽檢廢簏得書數册係先生批校春秋
五傳丹黄塗乙手澤猶新次其卷帙止闕昭公二十
一年至三十二年亟取而補綴之詳其意義迴别壓
詮始悟聖經本極廣大諸儒以狹小窺之本極通達

諸儒以固必泥之本極平常諸儒以穿鑿釋之故詮解愈多經義愈晦因取舊本之合於經者疏通證明之局於例者芟夷蘊崇之四閱春冬稾又二易雖爝火螢光稍堪流照然非先生導其前路萬難遵彼周行後海先河淵源有自聊爲叙述以志不諼時康熙歲次壬申仲春二月生魄後四日也

姜氏布檝 春秋左傳統箋

二十五卷

存

馬氏驌春秋事緯二十卷

存

按馬氏左傳事緯凡十二卷前有序傳一卷辨例三卷圖說一卷覽左隨筆一卷春秋名氏譜一卷左傳字音一卷驌字宛斯鄒平人嘗會萃三代之書爲繹史人目之曰馬三代

湯氏秀琦春秋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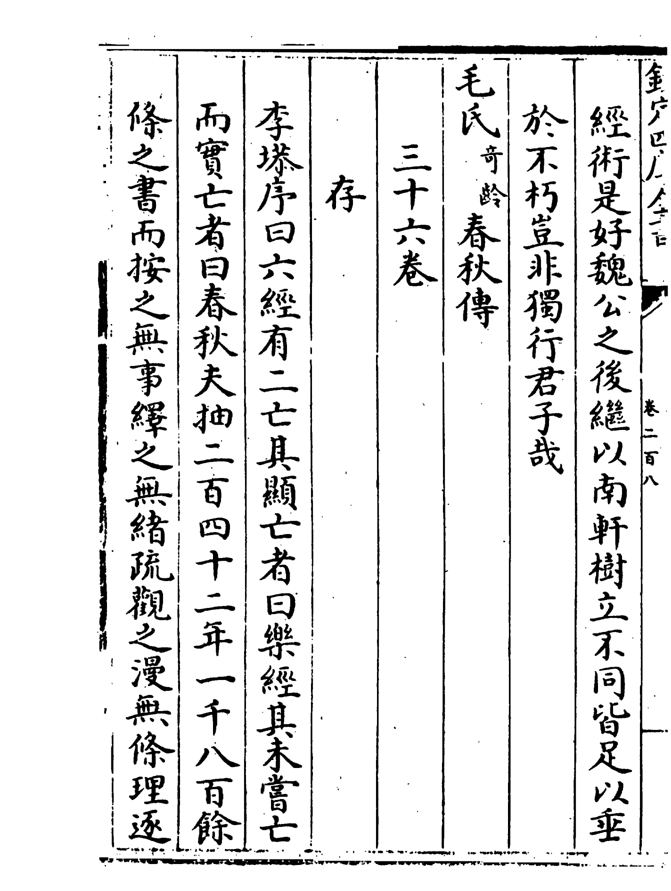
十五卷

存

宋犖序曰文中子有言曰述作紛紛制理者參而不一陳事者亂而無緒考之春秋爲尤甚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後儒各持所見以推測聖人之意事不得其緒理不衷於一何能義蘊瞭然乎故三傳作而春秋散昔人已致歎矣加以杜鄭何范之箋注其用

心可不謂勤乎至胡康侯作傳大旨本於伊川而又兼綜衆論之長春秋籍是而有定亦未免時有牴牾李應中云春秋難看學者未到聖人灑然處安能無失如近代治春秋不惟棄經而從傳又且畔傳而作支離煩碎之辭乃治經之蠹也臨川湯子弓菴作春秋志其爲書也分事與理爲二體事則統以年表而爲表者八理則統以書法而爲法者四八表各主一事爲綱二百四十二年之首尾數簡足以瞭之其書

法四種以精義爲經比事爲緯而條例遺旨且足爲交參考互之資其爲道也備矣以此陳事寧復亂而無緒乎以此制理寧復參而不一乎元趙仁甫作春秋通旨時未有知者姚文正公督師襄漢見而異之始大顯於世今予旬宣於此而得一弓菴在弓菴不僅以仁甫自處然其所著春秋志既爲予所知寧能無一言而讓姚公專美於前耶弓菴爲湯義仍先生從孫先生以文詞擅名當代弓菴能世其業而更以



經術是好魏公之後繼以南軒樹立不同皆足以垂於不朽豈非獨行君子哉

毛氏奇齡春秋傳

三十六卷

存

李塨序曰六經有二亡其顯亡者曰樂經其未嘗亡而實亡者曰春秋夫抽二百四十二年一千八百餘條之書而按之無事繹之無緒疏觀之漫無條理逐

節而分析之則又無所於穿貫於是求其説而不得妄曰經爲綱傳爲目而經非綱也文有篇題非事有領要也又曰傳爲案經爲斷而經非斷也策有褒譏之實簡無剖判之名也乃博求之事而三傳同異參錯不決即轉而求之諸儒之釋文與釋義而意旨雜出率謬誤而不可爲法則直舉而棄置之曰非聖經也不立學不令取士而春秋亡矣顧無學之徒强起補救自出其臆説而反使聖人之旨詘而就我以爲

可以立學可以取士而世之取士者即用其所爲說標以爲題而聖人之旨渺無聞焉譬之入齊者但知有田文而不知有王入秦關者第聞有太后穰侯高陽涇陽而並不知有西秦之主而春秋更亡夫前此之亡有窮拒君明明可驗而今此之亡則陰移其鼎大之如典午之浸易次之如陽翟之暗奸潛窺盜據一去而不可挽矣經解曰春秋之失亂亂者亡之端也又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夫屬辭

比事治亂之法也先生知其然專爲治經夫治經非棄傳也經頼傳以見而可棄乎然而吾治經云耳因爲立一例曰以傳釋經不以經釋傳蓋惟恐如取士之以經從傳也乃取史官記事法以設門部經若干條條若干事事若干門門若干部如一朝聘門而有朝部有聘部有來朝部有往朝部有來朝嗣君往朝嗣君部有嗣君來朝嗣君往朝部而於是連其書法之通覈謂之屬辭較其記事之參變謂之比事而予

奪見焉推之二十二門之辭事皆如是矣是以侵伐有門盟會有門前後大小皆得聯絡於其間條理穿貫一往明析於是始爲之治傳就三傳之中取其事之與經合者曰傳且别其傳之與史合者曰策書不特杜預何休賈逵范甯受其區别即公羊穀梁指斥如蒯聵必不使得與左氏策書互相溷亂而至於唐後諸儒則雖備觀其說而百無一合大率棄置不屑道而胡氏一書反三致意焉以爲是書者固亂經之

階而亡經之本也問考先生立說不好詭異不以武
斷勝每所考校必與門部相依而分乃一祛雜例若
所稱三體五情七缺九旨者而以四例該之昔者韓
宣子觀魯春秋曰周禮在魯則禮者固春秋要領也
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
之矣則事與文與義又春秋之所自備也以春秋大
夫如韓起以善讀春秋如孟氏子其為說必有當於
春秋而先生取以為例未嘗拗曲揉直強求其合而

以四例而比之三傳與諸家則三傳諸家不異焉以四例而比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與事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文事不能外焉此非夫子之春秋乎於是又立一例曰以經釋經不以傳釋經任取經文一條而初觀其禮繼審其事繼核其文又繼定其義而經之予奪進退無出此者始以春秋為經不傳事而傳事固如此以為無緒無條理并無穿貫而其緒與條理穿貫又如此如此如此而猶謂春秋之亡非藉是書以存

之不得矣埰世受經學長而徧遊諸經師之門其於
春秋亦既浸淫乎其間而茫無畔岸讀先生之書而
豁然而擴然而浩浩然夫埰豈不深觀乎漢後諸儒
與宋元明迄今之爲春秋者而敢漫然贊一詞也乎
按毛氏說春秋分二十二門一曰改元二曰
即位三曰生子四曰立君五曰朝聘六曰盟
會七曰侵伐八曰遷滅九曰昏覿十曰享唁
十一曰喪葬十二曰祭祀十三曰蒐狩十四

曰興作十五曰甲兵十六曰田賦十七曰豐凶十八曰災祥十九曰出國二十曰入國二十一曰盜弑二十二曰刑戮而總括以四例一曰禮例謂前二十二門皆典禮也二曰事例則以二十二門一千八百餘條無非事也三曰文例則史文之法也四曰義例則貫乎禮與文與事之間

六卷

未見

春秋條貫篇

十一卷

存

王氏名未詳春秋左翼

未見

焦竑序曰左氏之用不盡於說經而善說經者無如

左氏彼其事判於數世之後而幾隱於數世之前或以一事基敗或以一人創治或内算失而外算猖或微釁萌而鉅以壞要以絲牽繩聯廻環映帶如樹之有根株枝葉扶疎附麗使人優游浸漬神明默識而忽得其指歸二百四十年之成敗宛如一日七十二君之行事通爲一事故曰奇也漢魏以上經傳單行元凱氏始以傳從經而於其無所主名者則强爲先經始事後經終義依經辨理錯經合異之説以盡其

變例是徒知以公穀讀左氏而不知以左氏讀左氏
徒知合經以爲左氏重而不知離經以爲春秋用也
予每歎春秋以聖人經世之書而爲章句小儒割裂
破碎皆始於不善讀左氏故耳王君子省癖左有年
既已獨詣其深而苦學者算海量沙出沒委頓遂專
主以經而類從其事使開卷了然無俟沈酣反覆而
聖人經世之大法目擊而存以一洗元凱始事終義
之陋昔人之論管子也以爲變司馬法之鉤聯蟠踞

者而為直截簡易故其法可以進攻而不利退守夫世豈有不守而能攻者哉故予謂之書也不特左氏之蝥弧抑亦春秋之墨守也歟

張氏春秋說苑

未見

沈演序曰張子吾因也少受經吾家晚多自得會諸家言胡氏春秋者著精汰秕編曰說苑蓋舉業定本也

湯氏春秋翼傳

未見

沈演曰博士家言春秋率本安福鄒氏今覩湯令君所著翼傳大旨不殊鄒氏而說加詳學者於是復知有湯氏學矣

楊氏名未詳春秋質疑

佚

李光縉曰胡康侯當宋南渡時折衷春秋傳以進其

意主於納牖不無附會先生讀春秋不滿胡氏説輒致疑焉彚而成書

經義考卷二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至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李克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秦泉

謄錄監生臣顧光曦

經義考卷二百九

翰林院檢討朱彛尊撰

春秋四十二

左丘子明春秋外傳國語

漢志二十一篇

存

司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王充曰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畧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

傅玄曰國語非丘明所作故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

孔晁曰左丘明集其典雅令辭與經相發明者爲春秋傳其髙論善言别爲國語

劉熙曰國語記諸國君臣相與言語謀議之得失也

又曰外傳春秋以魯爲内以諸國爲外外國所傳之

事也

劉炫曰國語非丘明作

劉知幾曰左丘明既爲春秋内傳又稽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爲春秋外傳國語合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竝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

陸淳曰國語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

崇文總目左丘明撰吳侍中領左國史高陵亭侯韋昭解昭參引鄭衆賈逵虞翻唐固合凡五家為注自所發正者三百七事

司馬光曰先儒多怪左丘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説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為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藳因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

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爲耶

晁公武曰班固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云二十一卷今書篇次與漢志同蓋歷代儒者析簡併篇互有損益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審矣陸淳謂與左傳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爲蓋未

必然范甯曰左氏富而豔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豔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柳宗元稱越語尤奇峻豈特越哉自楚以下類如此

朱子語錄曰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

李燾曰昔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爲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語草稾具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丘明本志也

故其辭多枝葉不若内傳之簡直峻健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不然丘明特爲此重複之書何耶先儒或謂春秋傳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惟本朝司馬温公父子能識之

陳振孫曰自班固志言左丘明所著至今與春秋傳竝行號爲外傳今考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一人之手也司馬子長云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又似不知所謂唐啖助亦嘗辨之

陳造曰左丘明傳記諸國事既備矣復爲國語二書之事大同小異者多或疑之蓋傳在先秦古書六經之亞也紀史以釋經文婉而麗國語要是傳體而其文壯其辭奇

真德秀曰征犬戎監謗專利不籍千畝立戲五事皆周宣王以前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國語

王應麟曰劉炫謂國語非丘明作葉少蘊云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爲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左氏蓋左史之後以官氏者朱文公謂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後故其書說楚事爲詳司馬氏謂左氏欲傳春秋先作國語國語之文不及傳之精也

黄震曰國語事必稽典型言必主恭敬衰周之邪說

一語無之是足詔萬世也

戴表元曰此書不專載事遂稱國語先儒奇太史公變編年為雜體有作古之材以余觀之殆倣國語而為之也

黄省曾曰昔左氏羅集國史實書以傳春秋其釋麗之餘溢為外傳實多先王之明訓自張蒼賈生馬遷以來千數百年播誦於藝林不衰世儒雖以浮夸淵誕者為病然而文辭高妙精理非後之操觚者可及

王維楨曰左傳尊聖人之經者而國語羽翼之春秋素王丘明素臣千古不易之論也范武子謂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夫古之聞人恥巧言令色者而肯誣耶柳子厚文章簡古有法深得左氏之遺至爲論六十七篇而命曰非國語病其文勝而不醇乎道斯持論之過也

王世貞曰昔孔子因魯史以作經而左氏翼經以立傳復作外傳以補所未備其所著記蓋列國辭命載

書訓誡諫説之辭也商畧帝王包括宇宙該治亂蹟善敗按籍而索之班班詳覈奚翅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其論古今天道人事備矣即寥寥數語靡不悉張弛之義暢彼我之懷極組織之工鼓陶鑄之巧學者稍稍掇拾其芬豔猶足以文藻羣流黼黻當代信文章之巨麗也

陶望齡曰國語一書深厚渾樸周魯尚矣周語辭勝事晉語事勝辭齊語單記桓公霸業大畧與管子同

如其妙理瑋辭驟讀之而心驚潛翫之而味永還須

以越語壓卷

鄭氏衆國語章句

佚

宋庠曰鄭仲師作國語章句亡其篇數

賈氏逵國語解詁

隋志二十卷

佚

宋庠曰賈景伯國語解詁二十一篇唐已亡

按太平御覽引賈氏解平公射鷃篇云徒林園中池也言唐叔有才藝封於晉餘見韋注者不少

王氏肅春秋外傳章句

隋志闕卷

佚

宋庠曰王肅國語章句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

虞氏翻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唐氏固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一卷

佚

按固注國語農祥晨正云農祥房星也晨正晨見南方謂立春之日初學記引之餘見韋

注者多

韋氏昭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

存

吳志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封高陵亭侯還中書僕射

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昭自序曰昔孔子發憤於舊史垂法於素王左丘明

因聖言以攄意託王義以流藻其淵源深大沈懿雅麗可謂命世之才博物善作者也其明識高遠雅思未盡故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迄魯悼智伯之誅邦國成敗嘉言善語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所以包羅天地探測禍福發起幽微章表善惡者昭然甚明實與經藝竝陳非特諸子之倫也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

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爲之訓註解疑釋滯昭晰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畧侍中賈君數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畧舉爲已瞭矣然其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采摭所見因賈爲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解釋猶有異同昭以末學淺闇寡聞階數君之成訓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竝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

機之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竊不自料復爲之解因鄭賈之精實採唐虞之信善亦所以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内傳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爲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情事裁有補益猶恐人之多言未詳其故欲世覽者察之

黄震曰國語文宏衍精潔韋昭注文亦簡切稱之

孔氏晁春秋外傳國語注

隋志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佚

隋書晉五經博士

柳氏宗元非國語

唐志二卷

存

宗元自序曰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

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淫不槩於聖予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劉恕曰國語左丘明所著載內傳遺事或言理差殊而文詞富美爲書别行自周穆王盡晉智伯趙襄子當貞定王時凡五百餘年雖事不連屬於史官蓋有補焉唐柳宗元采摭片言之失以爲誣淫不槩於聖作非國語六十七篇其說雖存然不能爲國語輕重

也

蘇軾曰非國語鄙意不然之但未暇著論耳

晁公武曰上卷三十一篇下卷三十六篇

黃震曰柳子厚作非國語匪獨駁難多造理文亦奇峭

王繼祀曰柳氏之文大抵得之國語者多而子厚反非之蓋欲掩古以自彰也

戴仔曰觀非國語之書而見宗元之寡識也夫孔子

不語怪力亂神不語之則是矣謂其盡無固不可也
上古之世風氣初開天地尚闇民神之道雜糅弗章
自顓帝分命重黎秩叙天地然後幽明不相侵黷書
所謂絶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不但古爲然也今深
山大藪之中人跡鮮至之地往往産異見怪民人益
繁而後聽聞邈焉故近古之書多言怪神不足異也
不特國語言之也書六十篇往往有是焉盤庚告其
羣臣諄諄乎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之說周公說於三

王金縢之冊至今存焉故記曰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率民以祀神先鬼而後禮彼誠去之未遠也周官宗伯有巫祝禱祠之人掌詛盟禬禜之事攻說及乎毒蠱厭禳施於夭鳥牡橭以殺淵神枉矢以射怪物世之讀者往往懷子厚之見遂以爲非周公之書夫國語之書皆先王之遺訓周官之書乃先聖之典禮其大經大法章明較著者與日月俱懸其小未能明者存之以俟其通耳故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

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覩子厚與吳武陵呂溫書知不免乎後來之悔尤矣夫古之爲享祀朝聘以覲威儀省禍福也故古之覲人也受玉而惰受脤而不敬或視遠而步高或視下而言徐與夫言之偷惰手之高下容之俯仰皆有以見其禍福何者其民氣素治故其亂者可得而察也子厚見夫今人之亟有是而未嘗死亡也則以訾古此朝菌蟪蛄之智也夫知人而後可以知天子厚不知民則焉知天道

伯陽父仲山甫王子晉單穆公單襄公伶州鳩史伯衛彪傒觀射父九人語言皆不可訾訾之其爲不知大矣公孫僑如之貪邪郤至之汰侈矜伐不可奬奬之其爲同德明矣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吾讀國語之書葢知此編之中一話一言皆文武之道也而其辭閎深雅奥讀之味尤儁永然則不獨其書不可訾其文辭亦未易貶也故予爲之說曰嗜古者好古書便今者

喜俗論嗜古者多迂談便俗者多疏快予迂誕之徒也亦因以自道云

蔣之翹曰元和三四年間子厚在永州時作

宋氏庠國語補音

宋志三卷 聚樂堂目九卷

存

庠自序曰班固藝文志種別六經其春秋家有國語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漢司馬子長撰史記遂據

國語世本戰國策以成其書當漢出左傳祕而未行又不立於學官故此書亦勿顯惟上賢達識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識也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説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大行蓋其書竝出丘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傳爲内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於内者略於外備於外者簡於内

先儒孔晁亦以爲然自鄭衆賈逵王肅虞翻唐固韋昭之徒竝治其章句申之注釋爲六經流亞非復諸子之倫自餘名儒碩士好是學者不可勝記歷世離亂經籍亡逸今此書惟韋氏所解傳於世諸家章句遂無存者然觀韋氏所敘以鄭衆賈逵虞翻唐固爲主而增損之故其注備而有體可謂一家之名學惟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國語二篇捃摭左氏意外微細以爲詆訾然未足掩其鴻美左篇今完然與經籍竝

行無損也庸何傷於道若夫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據班志最先出賈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實舊書之定數也其後或互有損益蓋諸儒章句煩簡不同析簡併篇自名其學蓋不足疑也要之藝文志爲審矣又按先儒未有爲國語音者蓋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耶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尋其說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據解犬戎樹惇引鄯州羌爲說夫改

鄱善國爲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簡陋不足名書但其閒時出異聞義均雞肋庠因暇輒記其所闕不覺盈篇今因舊本而廣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說外悉以陸德明經傳釋文爲主亦將稽舊學除臆說也惟陸音不載者則以說文字書集韻等附益之號曰國語補音其閒闕疑請俟鴻博非敢傳之達識姑以示兒曹云

陳振孫曰丞相安陸宋庠公序撰以先儒未有爲國

語音者近世傳舊音一卷不著撰人名氏蓋唐人也簡陋不足名書因而廣之悉以陸德明釋文爲主陸所不載則附益之

王應麟曰治平元年上之二月令國子監鏤板

宋史宋庠字公序安州安陸人徙雍丘天聖初舉進士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還工部尚書再還兵部尚書以檢挍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改封鄭國公讀書至老

不倦善正譌謬嘗校國語撰補音三卷卒謚元獻

魯氏有開國語音義

一卷

佚

林氏槩辨國語

二卷

佚

閩書槩字端甫福清人景祐元年試禮部第一以大

理丞出知連州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著辨國語四

十篇曾鞏志其墓

江氏端禮非非國語

佚

王應麟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

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沈氏虛中左氏國語要畧

十卷

佚

姓譜虛中廣德人舉進士歷官吏部尚書

張氏九成 標注國語類編

佚

呂氏祖謙 左氏國語類編

宋志二卷

未見

宋史祖謙門人所編

陳振孫曰與左傳類編畧同但不載綱領止有十六門又分傳與國語爲二

戴氏仔非國語辨

一篇

存

劉氏章非非國語

佚

黄瑜曰劉章有文名病王充作剌孟柳子厚作非國

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虞槃亦作非非國語是非非國語有三書也

亡名氏國語音畧

通志一卷

佚

虞氏槃非非國語

佚

何孟春曰元虞槃讀柳子厚非國語曰國語誠可非

而柳說亦非也於是作非非國語槃具見正史

姓譜槃集之弟同遊吳澄之門詩書春秋皆有論著

官湘鄉州判官

葉氏真是國語

七卷

佚

張氏邦奇釋國語

一卷

存

曾氏于乾非非國語

一卷

佚

穆氏文熙國槩

存

劉氏城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

一卷

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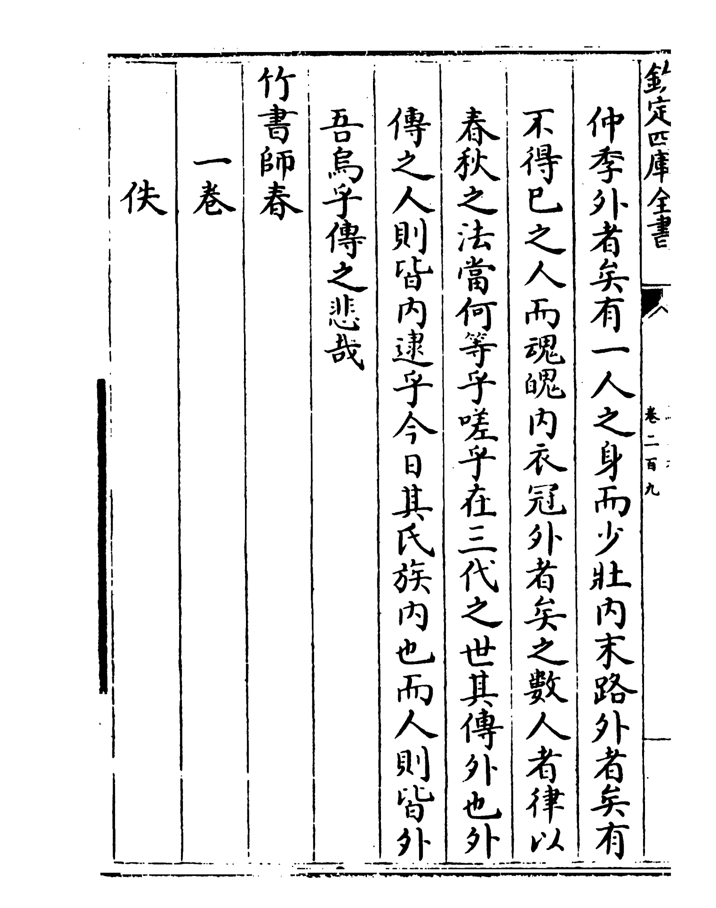
城自序曰予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葢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輒覩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偶一廵攬焉亦自謂麤有考索也旋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釆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如名樊范單趙欒羊舌之類予鈔內傳時皆棄而勿取今併裒釆補其闕遺試以合諸前錄庶幾備春秋之版籍云爾雖甚寥寥爲猶賢乎雞肋也崇禎丁丑夏五月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

一卷

存

城自序曰予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亦左氏手以采摭博富繹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乎內傳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禮義之人外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



仲季外者矣有一人之身而少壯内末路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䰟䰠内衣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内逮乎今日其氏族内也而人則皆外吾烏乎傳之悲哉

竹書師春

一卷

佚

黄伯思曰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卷純集左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併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由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

而無彖繫又有紀年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由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寳器有宋公䜌餗鼎稽之此書䜌乃

宋景公名與鼎名合而太史公記及他書皆弗同由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

陳振孫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爲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别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叙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吕爲圖又雜錄謚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方以智曰黄長睿跋譽師春五篇乃汲冢古文杜預言别有一卷集左氏卜筮事而長睿所見全異紀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歳星所在併律吕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則預所見非全書也師春乃鈔集人名也其書緐乃宋景公名與宋公緐餘鼎合當是西晉人集録

經義考卷二百九